

我的父親

林育南烈士的故事

秋禾 寫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我的父亲
林育南烈士的故事
秋禾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6}$ 开· $\frac{17}{18}$ 印张·2插页·11,000字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T 11106·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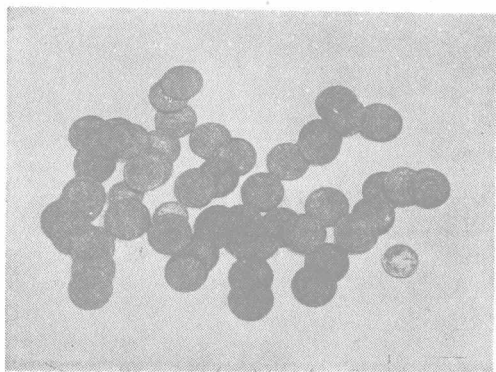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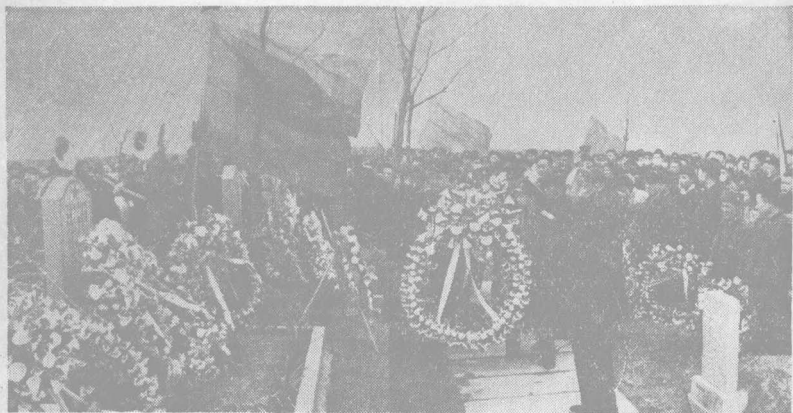
林育南烈士像



林育南烈士全家合影，正中間一人為烈士本人，
右第二人是烈士的堂弟林彪同志

林育南等 23 位
烈士的遺物之一





1957年清明节，上海各界人民祭扫林育南等烈士墓

目 录

学生时代.....	1
献给革命一颗心.....	3
革命的暴风雨.....	5
活跃在农村的青年人.....	7
激流中的小故事.....	9
坚持原则.....	11
热爱劳动人民.....	13
家庭中的遭遇.....	15
难忘的1929年.....	18
被捕前后.....	20
可耻的叛徒.....	24
流尽最后一滴血.....	26
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.....	27

学生时代

我的父亲林育南烈士，是一个和蔼可亲，待人真诚的人。他从小沉默少言，忠厚老实。乡里的一些长辈们都喜欢他，说他是个好孩子。

他10岁左右，就在离我们家——黄冈林家大湾——十来里路的洋陂岭私塾里念书。因为路程远，他就寄住在学校里。从这时起，小小的年纪，就能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了。在学习时他非常用功，接受知识的能力也很强，又肯帮助同学们，同学们也都愿意和他接近。所以学校里的老师非常喜爱他，有位李老师常称赞说：“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。……”

13岁时又去黄州（黄冈县城）念书，即当时所谓的洋学堂。两年后到汉口，考取了武昌的中华中学，更加积极地钻研学业，每次考试，他的名字总是在头几名。

在学校里，他認識了惲代英、李求实等同志。他們受了苏联10月革命的影响，一同献身革命。組織了“利群書社”“利群織布厂”“共存社”等进步团体。表面上是開設店子做生意，暗地里却进行着革命活动。他們編輯報紙，報紙印刷好了，就到街上去卖报，向青年們鼓吹新的思想，介紹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。

不久，轟轟烈烈的“五四”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了。我父亲当时同其他同志們一道，領導着武汉的学生，为响应“五四”运动的号召，进行罢課游行，到处演說，发动群众。后来，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团体出席在苏联赤塔召开的“远东劳动代表大会”。

在建党过程中，他参加了馬克思主义的宣傳与組織工作，就在党誕生的那一年——1921年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从此，他更全心全意地献身革命事业，为党和人民工作。在敌人的牢獄、酷刑和枪尖下，不屈服，不投降，一直到流尽最后的一滴血。

獻給革命一顆心

今天我們生活在祖國的每一塊地方，每一個角落，都是幸福自由的。可是在舊社會那種白色恐怖的年代里，說句話，走步路，甚至住在房子里，都隨時有特務跟踪和殺頭的危險。那時候，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們的同志失蹤和被敵人屠殺，到處流着同志們的鮮血。

我父親是一個獨生子，祖父母見到當時的恐怖情景，更是提心吊膽，總怕我父親發生危險。他們勸告我父親說：“你還是一本正經地去繼續讀書吧！家里不是沒有飯吃，何苦拚性命去搞革命呢！你看每天死這多人，這是多么危險的事！父母只有你一個兒子，如有個三長兩短，叫我們兩老靠誰呀？……”

每當祖父母嘮嘮叨叨時，我父親總是很堅決而又耐心地回答說：“您們不要為我耽心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早就決定終生獻身革命了。只有革命，才能挽救中國，老百姓才能不受帝

國主義和土豪劣紳們的壓迫，才能過幸福的生活。萬一我不幸遭到陷害，也還有千千萬萬的人繼續革命。總有一天，革命會成功的。到那時候，千千萬萬的人都是您們的兒子，千千萬萬的人都會養您們的老。……”

終於，我祖父母被我父親說服了。此後，他們不但不阻止他，反而予以鼓勵和支持，對我父親的活動，盡量想辦法掩護和給予經濟上的幫助。我的祖母經常風里雨里，不怕危險，不辭勞苦地來往於武昌大堤口、閱馬場、梳妝台、首義公園等地，為我父親傳遞文件。有時因我家做生意來往人多，同志們在我家開會，也不會引起人注意。逢着開會，我祖母總是來自做飯給他們吃，祖父整天站在門口以照顧生意為名，替開會的同志們觀風看哨，避免走露消息，發生危險。

我父親犧牲到現在已經27年多了。當年，我父親安慰我祖父母的話，今天已經都實現了。我父親的一些老戰友們來看望我祖母時（祖父早年去世），他（她）們懷着喜悅的心情，

攥着我祖母的手，亲切地喊道：“媽媽！我們回来了，您的儿子林育南回来了！……”

我80多岁的祖母，現在享受着政府給予的优厚烈屬照顧，受到无数人的敬仰，过着幸福愉快的晚年生活。

革命的暴风雨

1923年2月1日，京汉鐵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，遭到了軍閥头子吳佩孚的破坏。为了給軍閥以有力的反击，党领导全路工人举行大罢工，其他各鐵路工人也紛紛响应。2月4日总同盟罢工开始了，千千万万热血沸腾的鐵路工人都参加到了罢工的行列。罢工发生后，軍閥头子吳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施行了殘酷的镇压手段。2月7日他們在汉口、长辛店等地屠杀工人，搗毀工会。杀害了鐵路工人林祥謙等40多人。这次屠杀被称为“二七”慘案。

那时，我父亲是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武汉分部的主任，又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書主

任，是这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为了革命工作，日日夜夜的忙着，有时一连数日不回家，忘记了吃饭，忘记了睡觉。“二七”血腥大屠杀发生后，我父亲的工作更加紧张了。在那样的局势下，祖父母和媽媽时时刻刻在为他的安全耽心。

林祥謙烈士的血迹未干，接着施洋同志被逮捕了，没过几天也被軍閥們杀害了。施洋同志当时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顧問，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。他和我父亲同住在汉口篤安里，該处是当时党的地下报——“真报”的机关。我父亲是該报的总編輯。那天晚上，軍閥头子湖北督軍肖耀南的劊子手們，荷枪实彈，如临大敌似的去捉拿施洋，其实施洋同志这晚上回家去了。我父亲听到門外人声嘈杂，知道不妙，就急忙用繩子从后面窗戶上吊下去，侥幸地逃出了虎口。劊子手們在这里沒有抓到一个人，就轉身去施洋同志家中，逮捕了施洋同志。

施洋被捕后，我父亲接受了党交給的任

务，日夜在外奔跑，設法营救。但因軍閥們一心一意要杀害他，所以营救沒有得到一点效果。施洋同志就义的那天，我父亲直忙到深夜才回家。他非常悲憤，晚上也沒有吃飯，只用刷牙的口杯泡了点米泡来吃。我祖父得知施洋牺牲的消息，心情很緊張。这时，他劈头劈脑地問我父亲說：“你怕不怕？……”父亲直截了当地回答說：“怕什么！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，我們要报仇……”說时，眼睛里射出憤恨的光芒，在他内心里燃燒起了复仇的怒火。

在那些流血的日子里，我們共产党人並沒有被吓倒，还是一样地同敌人进行斗争。我父亲主張把施洋烈士的遗体埋葬在洪山上，讓人們永远記住敌人的罪恶，他花費了很多時間来为烈士写傳記。仇恨的种子，埋得更深了。

活跃在农村的青年人

那时候的农村，也是非常活跃的。我父亲和另外一些同志，就曾經在离我們家不远的一

个村子——八斗灣，办了一所“濬新小学”。这所学校办教育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宣傳馬克思主义的据点，发展党的組織，搞农民运动和新文化运动。这群人中間，除我父亲外，还有憚代英、李求实、吴化之等同志，他們都是青年人。

在我們林家灣里，我父亲也經常动員长辈們，讓自己的儿子和姑娘出来讀書，学习革命的道理。例如我四婆婆有个女儿名叫三姑，正适合上学年龄，因为四婆婆要留她在家里織布掙錢，就不愿叫她去上学，經我父亲再三的动員說服，又免了三姑的学費，四婆婆就讓三姑去念書了。当时，这对一个女孩子來說，实在是梦想不到的喜事。

后来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，党組織决定派一些女学生到农村进行宣傳，成立妇女协会，开展革命活动。其中也有我三姑一名。这时，我三姑一心想讀書，她对到农村去工作，又想去，又不想去，犹豫不决。另一些女学生，看到三姑不去，也不肯去。因为她們年紀輕，

我父亲这时也感到很为难，但他并不责备三姑，只严肃地说：“看馬不如騎馬。革命不是看熱鬧，不是等待，是要用实际行动去作的。……”三姑听了这些話，二話沒說，很愉快地服从了分配。

那时候，农村都成立有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。三姑她們一下去就是妇协的負責人，整天到各村各戶宣傳打倒土豪劣紳、打倒貪官污吏、破除迷信、男女平等、剪辮子和放小腳的道理。有的甚至口袋里裝一把剪刀，說着說着就給你把辮子剪了下來。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妇女，看到她們这样做，都有些害怕，有的远远見到她們，就躲着不敢出来。后来日子久了，見她們和藹可來，說的話又合情合理，不但不躲避她們，反而象見了來人似的，把她們接進屋，和她們談起家常來了。

激流中的小故事

1926年，北伐軍進入武漢后，我父親是中